邀說十議

議國是　議巡幸　議赦令　議僭逆

議偽命　議戰　議守　議本政

議責成　議修德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LIBRARY
JUN 18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51
L48A2
1705
V.4

李忠定公文集 奏議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四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宋李綱伯紀著

論宣撫職事劄子（累具辭免不獲將以六月二十五日出師上劄子論宣撫職事及乞稟受廟筭以行）

臣伏蒙睿訓卿行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央再三反復愈亂人意者仰荷委寄之重第深感涕臣既已拜命受兵促裝整駕豈復有可回之理見危致命臣子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常分。亦無足道。但國家之事。中。外。一。體。同。心。一。德。乃。克。有。濟。今陛下遣臣獨出聖斷臣不量才而受任、二三大臣、不以爲然、使他日果能支梧、則已、稍有疎虞。仰累陛下知人之明。必且以臣爲歸罪之地、此臣所以夙夜震懼、而不自安也、更望聖慈、博盡大臣之謀。使臣旣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以報大恩。寔區區素願。死且不朽。目昧自列、無任戰汗之至、

第四劄子

玆者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闕

所謂必僉謀乃可任事也

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煩黷、力祈罷免、而眷屬之厚、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國事之大、非一己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睿筭、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畧、當須先定、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之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爲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冠蓋相望、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

雖有此患不可不先為籌畫非避怨謗識恐快事說得関係甚重

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爲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衄必又以臣爲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筭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决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爲梗今日之謀倘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决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計故敢冒昧言之仰黷天威伏深戰慄

謝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啓
行有日特賜臣御筵者授鉞將壇謁總六師之寄肆
筵宸禁猥煩入篚之陳詔語春温威顔天邇中謝伏念
臣奮身寒苦逢世亨嘉祿仰斗升粗識素餐之耻腹
諳藜藿初無肉食之謀自莞樞機空糜廩庾適犬戎
之犯順騎遶并門驅虎士以遄征軍連代北憫其行
役錫以宴娛仍招佩橐之臣以示加籩之寵飣餖列
宿粲鏐帶之內胹光奪流霞灔玉舟而親勸驪騰部
曲禁絶典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俎豆豪英帡幪輔
弼大亨以養躬節儉以旁招小雅之詩政修攘而不

縻。已後百朋之錫。詎言三爵之過。臣敢不仰懷推食
之仁。力剗飲河之恥。取。羊。豕。執。俘。而。獻。馘。期。熊。羆。飲。
至。以。策。勳。守。祖。宗。之。故。疆。誓。不。輕。於。赤。壤。上。君。王。之。
萬。壽。行。入。賀。於。紫。宸。

謝降賜玉束帶戰袍器甲銀絹等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啓
行有日、特降中使、賜臣玉束帶一條、撚金線小花紫
戰袍一領、金笏頭帶一條、魚袋全、牙簡一面、緣袋全、
銀五百兩、絹五百匹、細物五百匹、揀芽小龍茶三千
夸、椽燭五十條、刀劒大口、人馬甲一副、金鍍銀纏[illegible]

槍一條、花角弓一張、箭三十隻、烏銀犀皮銷劍一口者、總戎兩部、曾未毫於國威、申錫百朋、已謬承於天寵、鞍門改觀、帥幄生輝、荷優睠之有加、揣虛庸而失措、謝竊以先王盟府之法、賞必示功、大臣輿服之宜德惟稱物、凡此焜煌之數、當酬瑰偉之勳、慨念臣愚蚤逢主聖、襃著銖分之效、敢當錫予之隆、屬小醜之未平、曾大邦之敢拒、猥膺推轂、獲與登壇、才乏西平幣仍豐於異錦、德非裴度、帶有過於通犀、衣以珍袍副之古簡、琱戈寶劍、俾執鋭以輸忠、鳳髓蘭膏、期通宵而盡瘁、丁寧示眷、傴僂銜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躬上聖之資、濟中興之業、力排群議、獨奮睿謀、脫三鎮於犬羊、拯兆民於塗炭、天聲震疊、國勢救寧、察臣蚤與於邊機、故此俾宣乎廟筭、憫其行役、被以寵靈、臣敢不肅整勝兵、大摧驕虜、期無南下之牧、仰寬北顧之憂、

謝賜鞍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馬二疋、金鍍銀鬧裝、紫繡鞍韂一副、烏銀裝畨鞍一副者、使命來臨、天威在望、申遣左璫之重、載頒內廄之良、俯服恩榮、祗深慚懼、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萬化、操八柄

以馭群臣念其馳驅之勞錫以駢蕃之寵壯元戎之十乘解左服之兩驂儵然神駿之姿被以連乾之飾臣敢不仰承眷眷俯罄愚忠誓不與賊以偕存顧雖捐軀而何惜餘齡尚在雖無據鞍矍鑠之姿將命不愆或遂攬轡澄清之志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今月二十五日總師出門特差翰林學士吳开就瓊林苑押賜御筵者寵靈下逮已霑零露之恩宴衎俯臨再被需雲之渥載惟僥冐第劇戰兢謝中伏念臣社櫟散林康瓠小器力學粗知

於忠義、逢時竊意於功名、適丁艱難、猥叨任使、超居丞轄、罔著休功、繼掌樞衡、蔑聞善狀、自惟迂拙、每丐退藏、未容乞身而歸。更與登壇之選。雖忠誠之備寓終天意之莫回、禮遇彌加、褒榮浸優、昉肆筵於中禁、復申犒於上林、天厨具絡繹之珍。樂府備鏗鏘之奏。雍容和氣、感激懦衷、下及群僚、亦與榮觀、顧寵嘉之莫擬、撫羇賤以何堪、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使臣以禮、推食慕漢高之烈。脫袍有藝祖之風。致此鯫生。亦膺異數。臣敢不力修軍政。大振國威。獻北闕之俘。願希蹤於前世。却南牧之騎。期無媿於古人。

親筆手詔

勑李綱、卿以鴻樞之柄、總元帥之權、方虜伏之居時、眷匽薄之勤止、載惟忠藎、深所歎嘉、顧邊警之未寧、繄壯猷之是賴、以卿舉措、為國安危、欲建威而銷萌、宜持重以制勝、往思愼務、决萬全、卿其勉圖、朕所傾竚、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錫予便蕃、手詔鄭重、徒文具耳、唐耿之讒譖巳深、體貌之綢繆尚尔、無情寔而事彌文、此宋之所以不振也、李又玄評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八日、伏蒙親筆手詔一道、以臣宣

撫河北河東兩路、特賜撫諭者、跪辭冊陛、方遠咫尺
之威、捧誦紫泥、遽奉丁寧之訓、洪惟德意、仰見天心、
中謝伏念臣學淺而術迂、德輕而援寡、驟蒙睿獎、超執
事機、方羯胡蓄銳於晉疆、而燕寇拏兵於朔部、長驅
封豕、肆毒吾民、鋒鏑斧鑕、扞我天討、屬聖神之在念
宜俊彥之旁求、猥及非才、俾專大計、寔安危之所繫、
顧舉措之敢輕、負責良深、撫躬知畏、伏惟皇帝陛下、
擴至明而在位、攬長轡以馭臣、任用者必責其有成、
訓廸者必規其所蔽、慮臣輕於料敵、故申持重之言、
以臣勇於赴功、故有毖慎之誡、乃形一札、以取萬全

臣敢不上體淵衷仰循聖詔遵仁皇之秘畧悉以並
行體魏武之新書動以從事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初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上

劄子乞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

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涕流恭惟祖宗創
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受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
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
治之日伏望聖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
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
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

賴天下不勝幸甚、臣忘生觸死、冒進狂言不勝戰越
待罪之至、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公在密院、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至七月、公已出宣撫、廟廷降旨詔書所起之兵、罷去大半、公上疏力爭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刼取金帛、以億萬計、驅擄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

詔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
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
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
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之所據占、秋高
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
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托
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
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
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覇等
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

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
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
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
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
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
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
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
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
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捂、而朝廷何恃、不留意
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

廣楚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費多二也河北寇遠、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

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賫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熖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

經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
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以必其兵
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
矣。至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
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壘、正今日之先務。不
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
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
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謂不
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
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

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第二劄子

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爲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

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詔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唐耿諸奸鋭意沮公公不顧國事防秋兵罷而公不能留公不留而天下事無可爲者矣此公總師在道所以惓惓然以進君子退小人爲言也　李又玄評

乞罷宣撫使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職任、特降親筆、令安心職事、

及蒙宣諭和議解圍兩不相妨若虜人必欲三鎮不免戰爭今則解圍之事不可少緩臣伏讀聖訓第深感懼竊以今春賊馬犯闕倉卒無備自當議和但一切如其所欲許以三鎮及金帛之數太多則爲非計臣所以當時與宰執力爭者正恐貽今日之患非爲不欲和而主戰也賊馬旣退河北兩鎮幸自保全而太原之圍至今未解陛下旣出師以解圍又遣使以約和議雖兩不相妨然虜情狡獪自春徂秋頓兵堅城之下而不退又以重兵侵犯河朔我師屢北而議和之使始行臣恐中國之勢益弱而黠虜之勢益驕

朝 拾中寔迂論 安之病

矣。且自秋以來、沿邊探報、金人日聚兵、爲南牧深入
之計。朝廷日罷兵、如太平無事之時。今中山河間真
定諸郡、乞兵告急、羽書押至、宣撫司無兵可遣、申奏
朝廷、又只行下宣撫司措置、是徒以空文往復、初無
補於寔用、虜騎猖獗、復有今春之虞、將何以禦之、臣
累具劄子、乞再行起發、後來罷止防秋入兵、團結弓
手之類、未蒙施行、伏望留神、爲宗社計、募兵選將、以
圖自強、無謂和議之使、便可恃以爲安也、如臣書生、
不習兵法、不歷行陣、大帥之任、誠非所宜、况今春危
城之中、陛下之所驅策者、悉已去位、而臣獨以非才、

雖有此情不可不先奉處之也

尚叨重寄恐不知者謂臣黷武貪功為國生事招致人言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也仰冀聖慈終始哀憐特降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糜捐之報期於異日干冒天威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金人日聚兵為南牧之謀朝廷日罷兵如無事之日與空文徃復無補寔用和議之使一遣便可恃以為安極中當時之病此所謂奸臣在内未有大將得成功于外者也　又玄評

乞罷宣撫使表

臣綱言王事方棘願狥國而捐軀將畧弗優敢籲天而請罪與其冒寵榮而誤國曷若乞骸骨而避賢優詔弗俞燦細書之一札孤蹤增厲惕危腸之九迴再

涯愚衷仰干睿聽中謝伏念臣斗筲小器章句陋儒粗
聞忠義之風不知軍旅之事分棲遲於巖壑敢希冀
於功名屬國步之多艱躡貴游而並進濟膺聖獎超
執事機俾待罪於西樞復宣威於北部自惟譾薄必
至顛隮既懇避之莫從卒懷憂而就遣經營庶務黽
勉百爲鬢髮爲之蒼浪氣血從而凋喪法嚴令具雖
明馭衆之方將惰卒驕尚襲近年之弊弁門之圍未
解保塞之寇冎來致此猖狂職臣庸懦屢祈罷黜未
賜允兪伏望皇帝陛下覆以堯仁察之舜智念臣才
謀淺短不足有爲憐臣疾病連延誠非避事冀乘寬

宥。特賜保全盡。解兵權。俾歸田畝。江湖在望。庶自畢於餘生。溝壑未塡。或收功於晚節。

法嚴令具明馭衆之方公業以大將之才自任矣所以不安其位者以内外不相應也善乎左侯之言曰虜騎過河一步即公去朝時也予則曰公去朝一日即公道廢時也是以古之英主必内君子外小人嗚呼明于内外之分者始可與之圖政矣　李又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五

明　皖桐左光先選

宗人李春熙輯

宋　李綱伯紀著　　筠州戴國士礽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上皇帝封事　靖康元年冬、都城圍急、淵聖始以京尹召公、至次年四月、公始聞召命、即率湖南義旅入援、至池州、聞都城破、至江寧、聞高宗即位、因上封事、時建炎元年也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大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夷狄為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

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淩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親征、既殺其酋撻攬、虜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

原、當時亦有爲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旣割三鎭、又質親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者、迨援師之集旣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刼寨小衂、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還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

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爲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爲釁端以寇邉、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爲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該備者、皆以爲害於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爲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旣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欵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刼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

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逮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用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爲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却。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擄。卽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

遠徼之論

旣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爲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自晝入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會不爲之捍敵。則何憚而不再來。何爲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人鬭。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

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流于虜廷。生靈瘠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也。天佑我宋。必有英主。爲宗廟社稷之所顧依。萬邦群黎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於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久動群聽、孝友之德、寔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拯生靈之危殆、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

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
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
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爲如何、而二
聖之辱、寔不共戴天之讐、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
廷巳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
或爲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復易圖。
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爲盜賊、
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
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
國論以何爲宗、願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宜、

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爲安也。且害菑之璪、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寔長五覇、驪姬亂晉、而重耳寔盟諸侯、司馬晉罹聰曜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肅宗起於靈武、况我有宋、幅負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倘能嘗膽厲句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篤

馭豪傑。攬用賢材。法創業之雄謀。革天下之弊事。則
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浞羿而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
靖大憝。漢以再興。况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哉。
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巳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
之。則秋高馬肥。[redacted]騎又將奔突。不能支捂。四海且有
横流之勢。可不爲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爲其所
當爲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
欲推之當世。以尊主庇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以徇
國家之急。當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虚聲。擢置

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
事。其意以爲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
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
家。欲爲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
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
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
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
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備兵之策。其意以爲[redacted]之
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益治
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

讀至此令我髮指

之家。寔為焦頭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讒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redacted]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議為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塗。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絶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

群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
故於卽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
況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
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
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
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
爲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
爲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
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爲然臣願陛下深考
漢唐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

了然于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于心術之中矣。臣以疏遠、未覲清光、輙敢以芻蕘之言、求籲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于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千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是千古確論。能戰而後和。則所以和者在我。虜氣懾而我之、力、強。于是而許之和。則敵人德我而和可久。不能戰而專請和。則所以和者在敵。虜氣驕而我之力詘。于此不務自強。則敵常挾我而和卒不可成。此景德靖康之明驗也。乃敗鑒不遠、而建炎紹興之間和議之使、復紛然于道路、誰秉國成、而徒為此擾擾也。

援師日集，而亟求和，又不務所以和，雖我患
也，彼有所以愚我者也。金人日造釁以邊
而許和自若，雖彼巧也。我有所以售其巧者
也。彼有人焉，粘罕是也。彼能用之，言聽計從，
故不半載而餘天下之半。我有人焉，忠定是
也。我不能用之，言不聽，計不從，故不半載而有
失天下之半。天之生才，以為天下也。使彼有
其人，又使彼能用之，以毒華；使我有其人，又
使我不能用之，以張狄。嗚呼，天耶，數耶。
和戰之所以不決者，以其不能任君子，而為
小人之所間，不能斷大事，而為細故之所搖。
故公于召用之被，首以見善明、用心剛，致望
于高宗。究竟不能用公，而卒至不振者，英哲
不足故也。此時公尚未覲高宗，而其終始事
業，一言豫決者，豈非精誠之
極，神先告之耶。　李又玄許

8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臣綱言：伏奉閏十一月三日聖旨，蒙恩復元官，除資

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者負罪黜幽。方懼濵於死所。宥過用舊。乃幸許於生還。叨祕殿之華資。膺天府之重寄。恩光併集。圖稱爲難。敢冒貢於忱辭。以仰干於鴻造。中謝伏念臣迂愚有素。結約古奇。顧造道之弗優。乃逢辰之過幸。秉史筆於政和天臨之日。與國政於靖康龍飛之初。直道以行。孤忠自許。但知愛君而憂國。豈復計家而謀身。初被中傷若沙蟲之射影。終遭巧詆類貝錦以成文。致慈母投杼而下機。會蒼蠅變白而爲黑。必欲濟之死地。豈徒黨之蠻方。頼仁明之燭幽。俾孤危而假息。飄零去國。寧悲骨肉之生離。

一字一淚声情悲壯忠君愛国之誠見于言表

寤寐懷君恐墮黠胡之姦計果聞鐵騎再犯金城號令阻隔者半年烽火斷絶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下常夢清都而身滯江湖之濵莫陪義旅痛心疾首泣血忘生忽承召命之頒倏若沉痾之去雖韓安國起徒步以爲内史而張子高由卞命以刺冀州方之所蒙詎足爲比顧以材力綿薄無能之質而當賢智馳騖不足之秋巳試罔功力離乃可然念宗社危急國家艱難二聖栁甚危之城四方駭不存之地乃君父憂辱之日豈臣子辭難之時率厲軍聲誓清國步舳艫啣尾破巨浪於長江旌旗改容觸畏景於隆暑碎

身何有。隕首以之。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纂圖繼統。英武震于夷狄。孝悌通於神明。攬用賢材。駕馭豪傑。厲枕戈嘗膽之志。有濟世安民之心。而臣憂患侵尋。志氣凋落。抑強扶弱。詎堪牧養於細民。修攻攘戎。庶可圖上於方畧。伏望收還成命。以穆師言。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塡溝壑。結草爲期。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寔封者。尹蘁京

邑之劇、冐貢忱辭、延登揆路之華、遽須渙號方修政攘戎之多故。須經體贊元之寔才。自揣非宜。誠難叨據、敢籲天而有請。良躋地而靡容。謝中臣聞自昔中興之君。必得非常之士。相與同德。以克有功。傳說之相武丁。濟巨川作舟楫之用。周宣之任吉甫。憲萬邦有文武之姿。光武起於南陽。鄧禹爲之羽翼。元帝興于江表。王導爲之腹心。因時施宜。亦克用乂。况於撥亂反正。大有爲之主。豈無高識遠畧。不世出之臣。洪惟國家。混一區宇。七聖之創業垂統。威靈在天。兩朝之繼體守文。德澤漸世。屬強鄰之逆道。困中原以作謀。

神都失金湯之虞。翠華有沙漠之幸。天命未改。真人以興。開府建牙。虎步大河之外。膺圖履極。龍翔興王之都。固將嘗膽思親。枕戈待旦。革積年之蠱壞。新函夏之觀瞻。張皇六師。緝熙庶績。以雪二聖之辱。以伸中國之威。宜有傑材。來佐休運。方茲天步艱難之際。寔非瑣屑僥倖之秋。如臣者。器不逮人。學未聞道。識迂用拙。世知斷斷之無他。志廣材疎。自笑落落而難合。偶緣遭遇。獲與政機。已試罔功。坐致衆毀之銷骨。旣衰多病。重以積憂之熏心。去魑魅之域。而已幸於賜環。遡雲龍之延。而方期於披霧。丐歸故里。以養餘

齡。豈謂皇帝陛下、默而識之於衆言殽亂之時。舉而用之於群陰閉塞之日。考擇其相、濫及非才、顧敢力豈足以負山。而螳臂安能以當轍。一身何有。雖知取義而捨生。斯民所依。大懼妨賢而誤國。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命。改授其人。持危扶顛。允廸棟隆之吉。力小任重。免貽傴折之凶。豈獨微臣自幸於保全。蓋於萬方同資於慶賴。敢輸悃愊、仰冀哀矜、

统计五千九百卅六个

邀說十議 公初至行在、未受右僕射之命、以十議邀說高宗、度其能行、乃肯受命

議國是 计字乙千六百七十个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

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决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刼寨之小衂而不戰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邑廷臣以春初固守爲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

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技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刼質二聖、廵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弃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佑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敉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

所從而可也臣雖不知國論之所從竊恐猶以和議
爲然豈非以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於虜廷議者必
將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
得不和臣竊以爲不然請以古人之事明之昔漢高
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皐間太公爲羽軍所得其危
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
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爲秦
所執呂郤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
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
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

痛哭流涕
開陳利害

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于此、刼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爲利謀。陵懦畏彊。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曰割其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

諸諸俱
是救時
經濟

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攻戰則姑俟於可爲之時葢彼既背盟刼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

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憑陵三
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
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
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
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
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倘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
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
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
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
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

和，盤託
出，昇足
詳不顧

卒報其耻、今中國事勢孱矣、盍以勾踐爲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戚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僞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爲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

忠臣愛国忠君之心拳拳如岳飛呈高宗狀不悟而真之執奉年復天理此也可勝歎哉

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爲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

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爲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天下無兩是而所以撓其是者不在真非而在似是以父兄之故而屈意講和援勾踐之謀而卑身厚賂豈非孝友之常經恢復之徃跡哉而孰知不顧而戰彌厲者之所以歸太公也征繕而卜武圍者之所以返晉惠也事固有緩之而愈以急者此類是也法勾踐枕戈嘗膽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離之而愈以合者此類是也定国是如作文者之立意欽高之際意先亂矣欲其局陣之美得乎　李又玄評

議巡幸 計字六佰廿七个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彌二百年、靡有變

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此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爲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

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兵儲蓄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

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傑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掾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應天宋太祖興王地今之歸德府也）以繫中原之心

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為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入保益治守禦之具為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勑榜曉諭軍民及以修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擇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

甚、懲幸之勞攘誠不若定居之安便然權天下之大勢不得不覩其遠者大者難者固不得以繹騷之名而文其苟安之寔也　李乂玄評

議赦令（計字五佰廿六个）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斁而天理絕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惡逆之

魁、故其僞赦、不循典憲、而首爲亂階、今陛下纘承大統。以爲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悪。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僣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僞赦、雖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敘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爲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僞赦

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
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
覈寔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
者三也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爲正當如此耶將以邪
昌僞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邪
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爲過矣宜
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
管羈管人令刑部覈具元犯以聞次第施行則國政
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
此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爲度而勿以反汗

嫌天下幸甚

有天下者以公天下為度不以私恩收天下之心此王覇之分真伊呂輩語也　又玄評

議僭逆 計字四百卅六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況已僭竊位號為天下所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父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狥國之意但為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騎以偕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盗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

之以爲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僞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旣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循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遑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冐處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爲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倘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爲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佑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

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虜騎猖獗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爲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甚矣君臣之義之不明于天下也卞論當時以邦昌遣使奉迎爲可恕卽數百年後愛憎之情銷盡而又具尚論千古之識如王元美者亦以公首欲誅邦昌爲非策夫元美豈與于亂臣賊子者彼固以此爲不急之務卞以興于汴都被圍時汲汲辨王程學術者云尒故其言曰宋有天下久矣非于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于誅邦昌者何也不知汴都破後學士大夫中有遑遑東宫后妃使路人不忍見聞如徐秉哲者有大索宗室以衣袂

係屬而北雖孩赤不免如王時雍者有日往來虜營號捷疾鬼欲廢趙氏立邦昌如吳幵莫儔者此其于君臣之義何如矧僣逆如邦昌尤非諸奸比夫固已履帝位建國號處宫禁降僞詔以頒示天下其逆跡彰彰若此元美猶以爲其跡未叛猶欲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將帥士大夫嗚呼此而不誅則附北者知此之必卞其從賊益堅在南者知此之不足恃其去志愈速惡在其足以爲叛臣招也然則劉豫之藉口邦昌者何曰豫之踵逆也以我之無以制其死命非有所懲于邦昌而然也且逆臣藉口何患無辭是惡足以定邦昌之案哉甚矣尚論之難也　李又玄評

〇〇論僞命 計字四百四十六个

臣聞運會之阨、何代無之、爲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仗節取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〇適

遭金人之變。劫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遥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于俄傾。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爲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爲金人之喉舌。傳命令、脅本朝而建僞號者、有受僞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爲惡言。以辱本朝、以諂邦昌者、或爲之草勸進之表、或爲之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爲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當濶畧。昔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僞命者、肅宗反正

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之功今
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秉權用事者爲一等以
受僞官遷職者爲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爲一等
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
與旌別應以忠義爲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
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
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邇年以來士知利而不
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爲得策而一
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
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義

之教天下幸甚、

議戰 計字六佰四十七个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較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尊強於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

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賔服外患不興豪傑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覇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所刼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鬬必不可也昔周用

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
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
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
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覩矣、爲今之計。
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
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
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勾
踐有會稽之恥、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
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
爲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

士以武弁爲羞而學者以談兵爲耻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爲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以惆務不振之餘當屢勝方張之虜而休養訓練直期以三年公之抱負爲何如乃使之不能一日安于朝廷故維揚之宵遁也明州之航海也非金能翦宋宋自翦也　又玄評

議守 計字五百四十五八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禦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

狼盜賊也曾不過爲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
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帛畀盜賊
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可用者
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
日爲虞害防患之計不可蹔輟夫金人既已得其所
欲挾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僞號其
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
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于外必爲臣民之
所推故留此以爲中國釁孽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鞭
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

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
及者留釁以為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為今日守
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
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
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
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
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邉關破城邑
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
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
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必須再來仍分為兩道由河

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陝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為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畧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絕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矣。惟陛下熟計而幸察。

議本政 計字三百廿八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禀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

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于朝
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于宰相之賢否與夫人
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
矣武宗旣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
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
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
令紀綱咸自巳出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艱
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
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
謂宰相保身固寵不敢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

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議責成 計字三百九十六个

臣竊以褒賞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鯀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歧易之猶不足以爲治况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

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
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
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
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
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
其間反爲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
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
所謂黏罕幹离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
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
取勝也譬猶奕者置棋不定不足以勝敵況於用人

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幾乎可為也

選任將相當精加考擇於未用之先久任責成於既用之後此今日對症之劑也敵人之精擇久任者如何我柰何以驟進亟罷之將相當之今古同揆此亦志士盱衡扼擘時矣

議修德 計三百四十七个

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

一德帝王之所以為神明萬物主者仰以動天俯以
感民非德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
隳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日新
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
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
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
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為無
益而弗為勿以小累為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
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念父兄之辱而

欲見之於羹墻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寔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天下不勝幸甚、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六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維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筠陽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御書　上自元帥府將登寶位遣從事郎劉默由湖北齎賜親筆御書

御名頓首清暑、伏惟鈞候萬福、久違瞻謁、王室多故、金人連歲侵逼、中間詔書、已再講和、所以嚴戢兵鋒、豈謂天未悔禍、乘輿蒙塵、聞之心焉如割、已令會兵追擊、冀遂奉迎而歸、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

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是用盡復公舊官職、澤被斯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想投袂而起。以拯天下之溺。以副蒼生之望。所祝道中、倍加保衛、謹啓、御名頓首伯紀樞密觀文

謝賜御書表

臣綱言、從事郎劉默至自德安府、伏奉元帥府劄子復臣中大夫觀文殿學士、又奉親筆御書一封、臣已拜受訖者、遠迂一介之行人。荷皇慈之軫念。曲賜十行之親札。仰宸翰之昭回。以金聲玉振之章。寓鳳翥

鸞翔之畫。光生蔀屋。情若父兄。跪誦以還。感涕横集。

中謝 臣聞自古聖主賢臣之相得。譬猶雲龍風虎之相從。蓋不約而自親。豈有求而後合。惟成湯之舉伊尹。志氣已相與於躬耕樂道之時。而傅說之相武丁。謀猷豈旋定於登車受幣之際。故能同德。相與有爲。苟非其人。孰振斯道。恭惟皇帝陛下、英武善斷、聰睿以謀、虎步魏齊之郊。寔天所相。龍飛九五之位。豈人能爲。方艱難多故之時。有考察微臣之意。偶來從於江湖之上。遂見擢於輔弼之先。一軍皆驚。如築壇之拜韓信。萬户則止。敢封邑之望留侯。惟聽用無三人之

疑。盍照知非一日之積。𧹞凾泣讀。隕首知恩。臣敢不寄贊大猷。仰遵睿訓。變百官偷惰之習。以二聖旋歸爲期。三年有成。冀躋民於仁壽。十襲以寶。願傳寵於雲來。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尋奉表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恍辭上達。盍量力以知難。溫詔俯頒。乃宣恩而推命。仰荷大君之殊遇。益虞小巳之難勝。敢陳𧬘𧬘之誠。冀回天地之聽。愧懼交集、

內寇橫流、謝中臣聞泰否相生、治亂相糾、否終則傾而有泰之兆。亂極則變而爲治之萌。然而處泰治者易爲功。革否亂者難爲力。自非明君碩輔。有千載一時之會。何以興衰撥亂。慰萬邦群黎之心。方今當宗社再安之初。乘夷狄憑陵之後。國勢削弱。人心動搖。軍政壞而不修。士氣委靡而不振。物力既屈。倉廩竭而府庫虛。號令未通。朝廷緩而州縣弛。營壘之卒。潰而爲盜賊。田畝之民。轉而爲甲兵。官非不多。而人材誠爲鮮少。地非不廣。而井邑類多凋殘。縉紳無仗節死難之風。黎庶有修衣靡食之志。百度皆廢。四維不

張。寔國家艱難多事之秋。乃賢智馳騖不足之日。任一相以同德。厥惟艱哉。障百川之狂瀾。孰能任此。而臣學識甚陋。心志弗強。徒抱自信不移之忠。矜無趨時適用之術。謀王體而斷國論。尚或可言。穆天緯而幹化樞。則非其任。與其覆餗而誤國。曷若見險而乞身。再瀆天威。冀從人欲。伏望皇帝陛下、廓以天地之度。燭之日月之光。洞察非材。追寢成命。俾臣保全晚節。得養拙於故廬。圖報大恩。期捐軀於異日。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寔封、再具表剳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危誠仰控、冀蒙聽允之私、温詔俯頒、深示眷懷之厚、力辭弗獲、黽勉以承、雖寵命之自天、益㥄兢之無地、中謝伏念臣少雖力學、擿坎井而每見笑於大方、壯欲有爲、局轅駒而徒有志於千里、因循仕宦、荏苒歲時、適當國家艱難之秋、願致節義自奮之效、道君嘗嘉其愚直、淵聖亦許以朴忠、讒嫉既多、飄零何有、遇陛下龍翔於大火之次、偶微臣環召於重湖之南、惟擢用之不疑、蓋照知之有素。矢石交下。雖機穽之甚深。日月方中。宜

雲霧之皆廓。顧臣何者、被遇若茲、蟠木輪囷。無左右先容之助。循墻傴僂。懐顛危非據之慙。流涕陳辭、披肝納計、敢效唐臣邀說之十事。庶幾商相咸有於一心。伏蒙皇帝陛下、獨以天光、採其芻說、進言若石之投水。從善如阪之轉圜。周室中微、宣王有興衰撥亂之志。漢祚嘗絶、光武有戡亂配天之功。方之英明、未堪比數、有君如此、隕首奚辭、臣敢不效微力而馳驅。盡愚衷以籌慮。修政事而攘戎狄。誓不與金虜以偕生。廣孝友以格天人。期可致鑾輿之遄返。辭之弔矣。天寔臨之。

謝轉正奉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登寳位、覃恩、授臣正奉大夫、依前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邑寔封、兩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降詔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否極爲泰。而天地交。濫膺輔相之任。屯散爲解。而風雨作。叨霑優渥之恩。固避莫從以榮爲愧、中謝伏念臣閩海冷族。乾坤腐儒。歷事三朝。粗守一節。顧功名之何有。悵歲月之已徂。寸心如丹。彌覺愛君之切。短髮半白。率皆憂國之餘。豈期暮齡。乃遇休運。蓬飄梗泛。偶起江湖之濱。虎嘯龍吟。遂感

風雲之會。一言籍意而僅同高廟令。十事邀説而有愧老獵師。曾何補於涓埃。乃荐膺於寵數。循墻弗許。拜命若驚。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運神心而獨斷、以公冐物、一天視而同仁、霈為雨露之恩。初無遐邇之間。致茲瑣質、亦被鴻私、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志節。披肝膽而效計。期無負於古人。修政事而攘戎。庶可觀於來效。

謝賜御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御馬二疋者。須天廐之權奇。風雲隨于絶足。迂星使以臨賁。光寵動於

私衷。夫何樸陋之姿。獲此神駿之物。恩輝若此。報稱
謂何。中謝伏念臣俎豆之事則聞。未嘗學軍旅之事。樗
櫟之材甚陋。豈能堪棟楹之材。偶當國步之艱難。特
荷聖知而驅策。筋駑肉緩。詎勝十駕之功。御適轡調。
亦有千里之志。伏蒙皇帝陛下、日加三接。恩解兩驂。
憫其驅馳之勤。錫以安閑之乘。鐵花秀發。先有備物
之驪。雪彩皓鮮。副以照夜之白。昭示百辟。克壯元戎。
都邑歎驚。騏驎行於路上。將士感動。夷虜在於目中。
願伸一汗之勞。以報千金之賜。臣敢不體稱德之善
喻。勵伏櫪之壯心。石慶雖愚。期舉策而知數之反不

伐。誓絶意於爲先。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銜

子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也王者得之而王、覇者得之而覇、猾賊得之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寔爲天下之脊。介于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周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宰相失策。

貪賂一時之禍。而不爲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之。遂割三鎭。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三鎭兵民。爲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邊諸郡、既已保全。而賊盡力以圖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稅租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攻。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講和。不爲備禦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盡河以爲界。遣執政侍從郎官數十輩。分請交割。皆爲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

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我。旣破京師。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僚。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地爲然。此何理也。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廓者依城廓。無城廓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願爲前驅。因而循撫。爲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易衣髮。以

乎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
間可復也。三郡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
北復爲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
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
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
北爲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
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
臣僚中。有材畧名望。素爲兩路兵民信服者。爲之使
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
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

穀。以賑貸其乏絶。辟置僚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於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虞。禦盜賊於門墻之外。則堂奥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倘捨此而不爲。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强壯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幸甚。

捍水患者必塞于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虞捍盜賊者必禦于門墻之外則堂奥有安靖之勢今乃畫河爲界是猶弃屏翰而守堂奥可乎卒之河外割而河南竟非我有此

自然之勢也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然兩路士民自相結集為朝廷堅守不因而撫循以為吾用乃忍而棄之使歸怨于朝廷其後逆豫入寇擾淮甸者皆吾兩路之民向使招撫經制司不罷河外封建之議遂行賊安敢深入若此嗚呼誰寔沮公者而使中原糜爛至此極也　李又玄評

乞募兵劄子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為重熙豐盛時内外禁卒馬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闕額三分之一失於招填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沒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路禁軍往往潰散流為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

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于田畝之間、
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衆、環繞畿甸、不得毫髮
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爲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
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費、又倍於
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
今秋期不遠、理當揀擇留之、分屯沿河要害之地、則
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
師、已行放散、被甲荷戟而歸者、項背相望於道路、亦
有纔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
所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

二語是古今要務

復起雖起之必無應者秋高馬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捂臣愚以爲濟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爲厲已也國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爲上供又榷茶鹽之利以寔中都蓋以養兵日給六宮百官之費待祭祀賓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奉今六官百官之費祭祀賓客之用省矣而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

外。一切裁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民出財之令。且降旨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河北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爲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隷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二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爲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歳月。皆爲精兵。與夫起烏合之衆。暫聚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西、爲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陜西

素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
路。分建置營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
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擬募新軍號

驍勝軍　壯捷軍　忠勇軍　義成軍

龍武軍　虎威軍　折衝軍　果毅軍

定難軍　靜邊軍

欲陝西路委錢蓋、河北路委張所、各募五萬人、京西
路委謝貺、京東路委程𤥄儒、各募二萬五千人、每二
千五百人爲一軍、其招塡等仗例物、月給錢糧、並依

上禁軍法、團結訓練、並依新軍法、每招填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統制官部隊將、量給盤纏錢、管押起發赴行在、聽候指揮、於合屯泊去處駐劄、其不及等仗人、聽充本路帥府要郡募兵、及廂軍、餘依新降募兵指揮施行、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是不易之論

乞括買馬劄子

臣竊以馬之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爲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爲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爲夷

征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
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客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
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綱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
必是上戶、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
括買之、未爲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
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綱馬、管押至京、餵養不時、死損
過半、令客人結攬、則違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
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
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違者族誅、
凡得馬萬餘疋、而京師之馬、爲之一空、是吾所有者

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爲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得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定價。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隣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閫。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臣竊以唐有天下、正觀開元間、號爲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

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請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防禦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

假之權。將佐寮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夷狄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數路約為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擬帥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帥府大名府 横海軍 要郡開德府 棣州

次要郡濱州 永靜軍

京東東路

帥府　青州　徐州　要郡　襲慶府　萊州　登州　密州

次要郡　沂州　維州　淄州

京東西路

帥府　東平府　應天府　要郡　濟南府　濮州　興化府

次要郡　濟州　單州

京西北路

帥府　河南府　順昌府　要郡　河陽府　潁昌府　汝州　陳州

京西南路

帥府　鄧州　襄陽府　要郡　唐州　隨州

次要郡　金州　房州　均州　商州

永興軍路

帥府 永興軍　要郡 陝府 華州 虢州

次要郡 同州 耀州

淮南東路

帥府 揚州　要郡 宿州 楚州

次要郡 泗州 海州 真州 和州

淮南西路

帥府 廬州　要郡 壽春府 亳州

次要郡 舒州 黃州 濠州 光州

江南東路

帥府江寧府　要郡宣州　江州

次要郡饒州　池州　信州　太平府

江南西路

帥府洪州　要郡虔州　袁州

次要郡吉州　筠州　撫州

荊湖南路

帥府潭州　要郡衡州

次要郡永州　道州

荊湖北路

帥府荊南府　要郡鼎州　德安府　鄂州

次要郡 澧州 復州 岳州

兩浙西路

帥府 杭州 要郡 鎮江州 湖州 平江府 常州

次要郡 秀州 衢州

兩浙東路

帥府 越州 要郡 明州

次要郡 溫州 台州 處州

倣方鎮以練兵事寔是救時良策諸路帥府要郡了然在目有志于天下國家者其可不究心于此乎

李又玄評

乞修軍政劄子

臣竊以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爲衆、聯屬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閱則有戰陣之制。披執則有甲冑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階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誅。搔擾亂群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卹。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高俅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擊、甲冑伍兵朽不服、練、旌旗金鼓朽不習熟、禁戒號令之威不

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階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心、兵將取於臨時、而紛不相知、彼此遞相觀望、而紛不相救、盧溝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浙東之役、虜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搔擾亂群者不罰矣、僕廝親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爲名、而死敵者不卹。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扼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不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威信已著、則

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之漸、非一日也。
中國之兵、旣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散
者、反招集之、此風旣成、習以爲常、則有不可勝誅者
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一
日也。夫用兵驅之於死地者也。苟非畏我過於畏敵。
進有生理。退而必誅。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成
却敵之功哉。爲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
結之法。自五人爲伍。積至於二千五百人爲軍。部隊
將、統制官、遞相臨制。皆有尺籍伍符、以周知其名數。
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陣戰鬪。進退緩

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而不散矣。教閱之法。以車騎步兵、總爲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入、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捍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鬪力、而以射親中的者爲上。習牌鎗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爲勝。神臂筒射鳳凰等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兜鍪金甲、卒伍多不肯披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冑五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則進、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爲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鼓間作、初無退止之令、旌旗錯雜、初無指麾之意、宜

倣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以一衆而臨敵矣。禁戒號令、雖出于臨時。而信必在于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階級、雖著于甲令。而勢不容于幸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精選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于士卒。則兵將相諳矣。自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援。觀望不進及輙還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逃亡依法、七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鬪、力不勝、因而潰散、不再聚集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族、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鬪

醫、飲酒至醉、拋棄器甲、藏匿婦人、脅取財物、扇搖惑衆者、並行軍法、則擾攘亂群之弊可懲矣。先登陷陣、及能以弓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軍全勝、則全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斬賊及中傷在前者、則自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歿、非逃亡者、委保伍將佐、開具保明、優䘏其家、不得輙以收身不到、開落、逃者重寘于法、如此則死敵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

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又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餒。故難活。其言極爲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留意於所以養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修改軍政、條列于後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擬團結新軍指揮

欲令御營司、將見管馬步軍兵、揀選團結、許自指識同保、以五人爲伍、內推一人爲伍長、五伍二十五人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一百人爲前後

隊、差隊將正副二人、五隊五百人爲部、差正副部將二人、五部二千五百人爲軍、差正副統制官二人、伍長以承局節級、或長行中有武藝、爲衆所推者、充甲正、以十將節級、有武藝爲衆所推者、充前後隊、各差引隊一人、選十將節級壯勇能率衆入賊者、充押隊一人、選十將指揮使、能部轄者充正副隊將、差副校尉小使臣、充正副部將、差大小使臣以上、有材武邊功者、充統制官、朝廷選差、自伍長以上、皆置黑漆木牌、長二尺、濶三寸、書刻所轄人姓名、以雌黄塡之、置腰間、甲正則書所轄伍長

措置部伍最為得法

姓名、隊將則書所轄甲正姓名、部將則書所轄隊將姓名、統制官則書所轄部將姓名、皆置籍、掌於御營司、有事故逃亡、卽時申報、差人補填、遇有使喚、並全軍、或全部、差撥不許抽摘、出戰有功、及能遞相救援、並許統制官部隊將、次第保明推賞、其伍長以上、所轄姓名牌子、一面刻統制官押字、統制官牌子、一面刻都統制押字、有移易補填、卽時申報換牌、牌舊者毀之、團給訖、具數申御營司、將來帥府要郡、團結軍兵准此、

威信已著則用刑反少紀律一弛則不可勝誅生之而反以殺之而反以生治兵者將

何從焉
此文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而隊伍井井無意
爲文而文陣自佳蓋經濟蘊于胸中故矢口
信筆無非妙義末段欲修軍政當先務所以
養之者尤爲至
言　李又玄評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内地。城池堙圮而不修。去春賊騎渡河。殘破畿邑。止於百里之内。蓋未知中國虛寔。不敢遠縱。賊退、因建議、請修畿甸諸邑。拱鄭許滑四輔郡。洛陽河陽城壁。以防金寇復來。使吾民有所保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指揮、而言者以爲擾民。遂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

遠掠。環畿千里之内。無人煙矣。今京東西、及江淮之間、州縣。往往無城。將來秋冬、虜必愈更南牧。何以捍守。治安之久。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穀粟貨財。不可勝計。使虜得之。因糧取財。脅掠吾民。以爲之用。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盗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利。豈策也哉。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牒應副。至於器械甲胄之屬。州縣類多闕乏。亦宜立名色。降樣制使。及時製造。除戎器。戒不虞。此正今日之先務也。

乞教車戰劄子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旣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爲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

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于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爲鉤索。止則聯屬以爲營。體制簡而運轉速。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歩卒二十

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從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四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

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鈎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全固。

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製戰車、冒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爲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冒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様制、及分合陣圖、上塵

聖覽、乞降下御營司、制造教習、便蝬、按視可以施用、
郎須降帥府要郡施行、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臣聞生于陵者安于陵。生于水者安于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泅。其操舟著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習於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栰。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

如此便知有航海之事神見ゝ

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凡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先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艣棹可以破風濤須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濶不果行

使用其說。緜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間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令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擬水軍號

樓船軍　凌波軍

欲於沿流帥府要郡、次要郡、置水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沒。操舟便利之人。刺手背。除以時教閱外。許自便。遇有使喚。施行勾集。仍止披甲。充駕舟人。其施放自用正兵。分布戰船。依新降教閱水戰法式。指

揮淹行○

此時猶駐蹕亳都即留心水軍亦逆知有南渡事耳　李又玄評